

The History of England
Thomas Macaulay

| 史家名著书系 |

麦考莱英国史

——从历史的黎明到詹姆斯二世权力的顶峰——

(1685—1702年)

[英] 托马斯·麦考莱 著
刘仲敬 译

I



014033194

K561.0

13

V1



麦考莱英国史 ①

从历史的黎明到詹姆斯二世权力的顶峰

The History of

ENGLAND

THOMAS MACAULAY

刘仲敬 | 译

[英]托马斯·麦考莱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K561.0
13
V1



北航

017219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考莱英国史. 1 / (英) 麦考莱著; 刘仲敬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4

(史家名著书系)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ISBN 978-7-5534-4200-6

I. ①麦… II. ①麦… ②刘…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6064号

麦考莱英国史 I: 从历史的黎明到詹姆斯二世权力的顶峰

著者 [英] 托马斯·麦考莱

译者 刘仲敬

出品人 刘丛星

创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策划 崔文辉

责任编辑 崔文辉 齐琳

装帧设计 未氓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24.75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箱 jlpg-bj@vip.sina.com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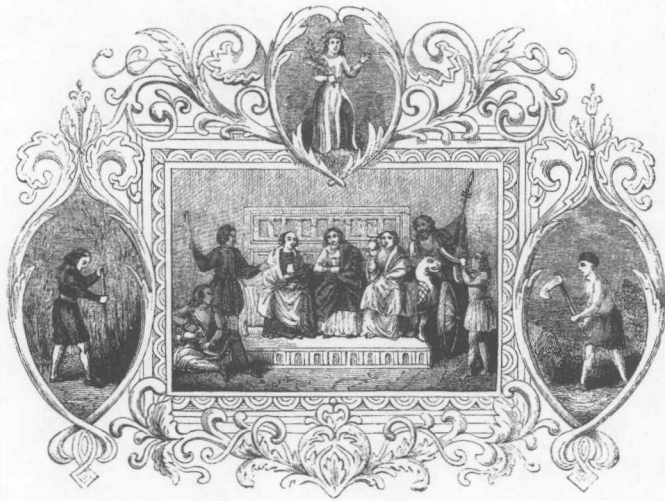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34-4200-6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汉阅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1685—1702年)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1685—1702年)

by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H. Butler & Co., 1856



VOLUME I

目 录

第一章	英格兰·····	001
第二章	复辟与党争·····	086
第三章	经济与社会·····	157
第四章	詹姆斯的新政·····	244
第五章	詹姆斯的胜利·····	301

第一章

英格兰

民族、封建与宗教——百年战争因祸得福——等级君主制与古老自由——绝对主义在英格兰的失败——都铎王朝与宗教改革——斯图亚特王朝与国会——内战——护国公的文治武功——王政复辟

我有意撰写一部英格兰史。此书上启詹姆斯二世倒台之日，下及今人记忆所及之时。我将复述斯图亚特王朝在区区数月内犯下的错误，忠君保王的绅士和牧师因此离心离德。我将追溯革命的来龙去脉。革命结束了君主与国会的长期斗争，将国民权利与临朝君衔系于一体。我将叙述新制的奠定。新制在长期的板荡岁月中，成功地抗击了内寇外敌的侵袭。法律的权威、财产的保障、讨论和个人行动的自由在新制之下和谐一致，为亘古所未有。秩序和自由相得益彰，幸何如之。前程似锦、喜从天降，人类编年史无此先例。吾国不复俯仰随人，一跃而为欧洲各邦的仲裁者。繁荣与武勋携手并进。她以明智而果断的忠信为本，渐渐奠定了公共信用的根基，并结出了累累硕果，以

麦考莱英国史 I
从历史的黎明到詹姆斯二世权力的顶峰

往历代的政治家都难以想象。巨额贸易造就了她的海权。相形之下，古今任何其他海上霸权都黯然失色。苏格兰和英格兰累世为仇，最终合二为一。联合不仅依靠法律的约束，更依靠利益和感情的坚韧纽带。在美洲，不列颠的殖民地迅速发展。她们远比科尔特兹和皮萨罗并入查理五世领地的诸王国更强大、更富有。在亚洲，不列颠冒险家创业垂统。较之亚历山大的帝国，不列颠海外帝国同样辉煌、更加持久。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怎样造就的？

史家秉笔直书，记录灾难、胜利和邦国的大罪、大愚。后两者远比任何灾难更可耻。这些都是我的责任，但我的责任不仅限于此。拙著记述吾人所蒙福佑之要，务求恰如其分。岂容精金美玉，竟因杂质减色。宪制充分地保障了我们的自由，免遭王权侵蚀。御座一旦孕育滥权的新阶级，势必撤除防范绝对君主制的藩篱。财富不断增长，贸易不断扩展。善莫大焉。然而，某些邪恶亦将如影随形。部分原因在于不明智的干涉，部分在于不明智的漠视。贫困和野蛮的社会反而不为这些邪恶所累。王室倒行逆施，坐失两大重要属国。种瓜得瓜，果报不爽。他们破坏北美殖民地与母邦的纽带，何其轻率顽固！他们以族治族，以教治教。爱尔兰何辜，竟然遭此诅咒！爱尔兰确实没有脱离帝国，然则元气凋残、苍生倒悬；其于邦本国力，焉有分毫之助？任何人只要羡慕或嫉妒英格兰的伟大，都能以爱尔兰为责难的口实。

然而，除非我严重地欺骗了自己；本书经天纬地、包罗万象，足以赢得各教人士的感激，足以唤醒所有爱国者胸中的希望。原因在于：吾国最近一百六十年的历史，无往而非进步之史。身体、道德、智力，无不今胜于昔。有人是古非今，慨叹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他们高谈没落与衰亡，其实黄金时代仅存于他们的想象世界；但任何人只要真正了解过去，绝不会对当今之世感到沮丧、郁闷。

我若一味专注野战围城、朝政兴废、宫廷密谋、国会辩驳，必将有负重任。我力图兼顾国民、政府之史，追溯实用和装饰技艺的来龙去脉，描述教派的兴起和文学品味的变革，展示代代相承的习俗，甚至没有忽略服饰、家具、餐饮、

公共娱乐领域的革命。如果我向 19 世纪的英国人成功地展示了他们祖辈的真实生活图景；纵然因此蒙受贬低历史尊严的责难，亦当甘之如饴。

我必须充分介绍前史；才能讲清这起横跨古今的戏剧性事件，庶几免于鸡零狗碎、顾此失彼。因此，我要概述本国自古以来的历史。我对许多世纪一带而过，却要详述詹姆斯二世治下的争讼。后者导致了决定性的危机。^①

不列颠能有今日之盛，早年历史并无草蛇灰线可觅。提尔水手^②首先了解该岛居民，后者几乎不比今天的三明治群岛土著更优越。罗马大军征服了不列颠岛，但罗马艺术和文学只在该岛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迹。在服从恺撒的西部诸省当中，不列颠征服最迟、分离最早。在不列颠，壮观的拉丁门廊与渡槽鲜有孑遗。无论在什么时候，一般岛民都不大可能谙熟意大利统治者的语言。拉丁语经过许多世纪，已经统治了从大西洋到莱茵河的地域。拉丁语取代了凯尔特语，条顿语却未能取代拉丁语。时至今日，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仍然以拉丁语为基础。在我们的岛上，拉丁语从未截断盖尔语的古老系谱。面对日耳曼语言，拉丁语没能站稳脚跟。

不列颠从南国主人吸收的文明不成气候、流于表面，在 5 世纪的浩劫中一扫而空。大陆各邦阑入分崩离析的罗马故土，从被征服者身上获益良多。在不列颠，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同样野蛮。

在罗马大陆各省建立条顿王朝的各部首领当中，阿拉里克、提奥多里克、克洛维、阿尔博因都是热忱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埃达和塞德里克将易北河畔的所有迷信带进了不列颠殖民地。日耳曼君侯在巴黎、托莱多、阿尔勒和拉文纳称孤道寡，对主教的指示毕恭毕敬，对殉道者的遗迹五体投地，在神学争论中热切拥戴尼西亚的宗旨。与此同时，威塞克斯和默西亚仍然在托尔和奥丁神

^① 在本章和下一章，我几乎没有必要引证权威。我没有叙述具体的细节，运用鲜见的材料。任何人只要粗通英国史，都可以理解、甚至已经清楚我提到的大多数事实，至少知道去哪里寻找证据。在以后各章内，我会详细指出材料来源。

^② 古代著名的腓尼基商业城邦，以航海业发达著称，位于今黎巴嫩境内。

麦考莱英国史 I
从历史的黎明到詹姆斯二世权力的顶峰

庙中举行野蛮的祭典。

大陆各邦建立在西方帝国的废墟上，仍然保存了联系东方各省的某些渠道。东方的文明正在恶政之下慢慢凋零，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壮丽宫廷仍然震撼和教化蛮夷。在东方，波留克列特斯的雕塑和阿佩里斯的绘画仍然装点公共建筑。勤勉的学究虽然自己缺乏品味、悟性和精神，仍能继续攻读和诠释索福克勒斯、德摩斯梯尼和柏拉图的杰作。不列颠孤悬海外，连接文明共同体的渠道已经中断。典雅民族安居博斯普鲁斯海峡，视不列颠海岸为畏途。荷马时代的爱奥尼亚人忌惮神秘的斯库拉海峡奇险和勒斯垂食人蛮族，蔑以复加。据普洛科匹厄斯记载：我们岛国所在的省份到处都是巨蛇，吸入这里的空气就有性命之虞。每逢午夜时分，死者的精灵就从法兰克人国土渡海来到这片蛮荒之地。古怪的渔人族执行了幽灵的职务。死灵的语声在船夫耳中清晰可闻。他们的分量使平底船深深沉入水中，但肉眼凡胎无法看到他们的真身。这位能干的史家是贝利撒留、辛普里丘、特里波尼安的同时代人，在富裕、文雅的君士坦丁堡一本正经地叙述如此咄咄怪事。帝都的奠基者在此紫袍加身，君临万国。西方帝国其他各省都有连续的记录，唯有不列颠不在其例。岛国留下了一段传说时代，完全割断了古典和近世的真史。鄂多亚克和托蒂拉，尤立克和萨拉斯西蒙德，克洛维、弗雷德冈达和布伦希尔德是历史上真实的男男女女。而亨吉斯特与霍萨，沃蒂根与罗文娜，亚瑟王与莫德雷德却是神话人物。他们的存在值得怀疑。他们的历险只能列为赫拉克勒斯和罗慕露斯一类。

黑暗最终破晓，消逝的不列颠以英格兰的身份卷土重来。撒克逊殖民者皈依基督教，开启了一系列漫长而有益的革命。教会由于迷信和哲学，确实严重腐化。她长期与之斗争，最终赢得了胜利。她太轻易地接受了古典学派的原理和古典庙宇的仪式。罗马人的谋略与哥特人的蒙昧、希腊人的别出心裁和叙利亚人的禁欲苦修都促成了教会的堕落。然而，她仍然保存了足够的崇高神学和利他道德。在早期教会中，二者曾经激励过许多智者，净化过许多心灵。后

世有充分理由认为,有些事情是教会的主要污点;然而在7世纪和以后很长时间,同样的事情却被视为她主要的美德。教会团体侵夺世俗当局的权能,乃是当今之世的大患。然而,一人之粱肉即他人之毒药。教权在良治时代为恶,在恶政时代为佑。明智的法律和开明的政见治理人类,胜似教士的谋略;同样,教士的谋略胜似野蛮的暴力。教长邓斯坦犹贤于武士彭达。社会沦入蒙昧,统治完全仰仗蛮力。教士阶级依靠智慧和道德君临万众,未尝而非幸事。教士阶级无疑滥用了他们的权力;但精神的权力纵然滥用,仍较蛮力更为高贵、优秀。我们在《撒克逊编年史》中读到:登峰造极的暴君后悔莫及,痛恨罪恶换取的荣华富贵,抛弃王位,以残酷的惩罚和不断的祈祷赎罪。有些作家自诩开明、实则狭隘,无异于黑暗时代的僧侣。他们刻薄轻蔑地对待这些故事,习惯以18世纪巴黎的社会准则衡量全世界的历史。然而,可以肯定:教会体制无论遭到迷信的多大破坏,终究给社会带来了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原先,粗暴肉体的力量和肆无忌惮的精神君临一切。教会训诫最骄狂、最强大的统治者:他和最卑微的奴隶一样,服属可敬的上帝。至高的存在似乎无愧于任何哲人和仁人的景仰。

同样的识见也适用于18世纪对宗教的蔑视。当时的风尚喜欢轻视中世纪的圣殿、十字军、修道院。那时,人们旅行的动机绝少是纯粹的好奇或成就的追求。粗野的北方居民赴意大利和东方朝圣;贤于株守家乡,眼中仅有与生俱来的污秽木屋和芜蔓森林。那时,人的生命和女性的荣誉随时随地面临暴君和盗贼的威胁。残暴和恣睢之下,与其让人们毫无避难所可恃;毋宁让敬畏笼罩庙宇所在,不为理性所及。那时,政治家无力结成广泛的联盟。基督教各邦蜂起结盟,光复圣地;犹胜于伊斯兰势大可畏,列国次第丧胆。后来的教会骄慢奢靡,理当痛责;但他们在蒙昧和暴力的时代,在修道院和花园中宁静地培育和平的艺术,善莫大焉。在这里,性情温柔、嗜好沉思的人士找到了避难所。一位修士致力于誊写维吉尔的《埃涅阿斯》。另一位修士冥思苦想亚里士多德的解析之学。他从中获得灵感,为殉教史或耶稣受难绘制插图。他由此转向自然哲学,通

麦考莱英国史下
从历史的黎明到詹姆斯二世权力的顶峰

过实验判断植物和矿物的性质。若非诸如此类的避难所散在悲惨农人的小屋、狂暴骑士的城堡之间,欧洲社会就只剩下负重的牲畜和掠夺的野兽。神学家多次将教会比作我们在《创世记》中读过的方舟,但相似之处从未如此完美。在邪恶的时代,教会独自屹立在黑暗和风暴当中。古代智慧和力量的杰作都以教会为避难所。蛰伏的胚种再度萌发,就要产生更加光辉的新文明。

即使教皇在黑暗时代僭据了至上的精神权利,结果仍然益多害少。其结果将西欧各邦联成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奥林匹克的赛车和佩西亚的神谕吸引了所有希腊城邦,从特拉比松达到马赛。罗马及其主教奔赴拉丁世界所有各邦,从卡拉布里亚到赫布底里。由此,扩大的博爱之情不断增长。各族为海洋和山脉隔绝,由此认识到四海兄弟之情和法律的共同基础。甚至在战争中,征服者的残暴鲜有不为手足之义减轻者。他会想到,自己和战败的敌人都是同一个伟大联邦的成员。

现在,这个联邦已经接纳了我们的撒克逊祖先。我们的海岸和欧洲的海岸建立了正规的联系。欧洲古老的力量和策略仍然依稀可见。许多高贵的遗迹虽然久已损毁,仍然保存了原初的雄伟气势。旅客不会懂得李维和撒路斯特的凌云健笔,却能从罗马渡槽、神庙的遗迹感受到罗马古史的点滴。阿格里帕的圆顶仍然闪耀着青铜的光泽。阿德里安的庙堂尚未丧失圆柱和雕塑。弗拉维诸帝的剧场尚未沦为采石场。古迹告诉粗野的英国香客:一个伟大的文明世界已经逝者如斯,一部分故事仍然长留人间。岛民半开化的心灵深受震撼,回家时告诉伦敦和约克茅舍中好奇的居民:圣彼得陵墓附近曾经有过一个强大的民族,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所造的雄伟建筑不到末日审判那天,绝不会灰飞烟灭。学问紧随基督教而来。默西亚和诺森伯利亚的修道院勤勉地研究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和雄辩。比德和阿尔昆驰名全欧,名不虚传。9世纪前后,吾国开始经历最后一批大举迁移的北狄。

多年来,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涌出无数海盗。他们横行海上、肆无忌惮,以

其勇气、力量、残暴无情、憎恶基督之名著称。英格兰所受入侵之多，万国莫及。她的海岸邻近北欧人扬帆出海的港口。没有一个郡远离海岸，足以免遭攻击。现在，丹麦人对撒克逊人重演了撒克逊人多年前对凯尔特人的暴行。撒克逊人刚刚兴起，经此一击再度沉沦。波罗的海冒险家在岛国东海岸建立了大片殖民地，渐渐向西扩张。生力军跨海而来、源源不绝，志在征服王国全境。两支条顿民族的激战持续了六代人。双方此起彼伏。残暴的屠杀继之以同样残暴的回敬。各省荒芜。修道院遭劫。市镇夷为平地。乱世的历史绝大部分由这些惨事构成。最后，北欧人不再派出接二连三的生力军。从此，双方的仇恨开始减弱。联姻变得司空见惯。丹麦人接受了撒克逊人的宗教。深仇宿怨开始消失，这是原因之一。丹麦语和撒克逊语都是同一种分布广泛语言的方言，开始融为一体。然而，两个民族的差异并未消弭。在第三个民族的一击之下，双方一起沦为奴隶、任人宰割。

当时，诺曼人是基督教世界的先锋民族。他们勇武凶残，在横行西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当中声名卓著。长期以来，他们的舰队将恐怖带到海峡两岸。他们的武力一再深入加洛林帝国的核心，在梅斯特里谢特和巴黎城前获胜。最后，查理曼最暗弱的继承人割地求和。不速之客获得了一个肥沃的省份，有巨川滋养，濒临他们最喜欢的大海。他们在这个省份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渐渐支配邻近的布列塔尼和马恩领地。从易北河到比利牛斯山，诺曼人所向披靡的勇武到处播散恐怖。他们迅速掌握了所有拓殖地的知识和教养，甚至不限于此。他们的勇武保障了领地免遭外患。他们奠定了国内的秩序。法兰克帝国久已不知秩序为何物。他们皈依基督教，学到了牧师应该教授的大部分教义。他们抛弃了自己的语言，接受了主要由拉丁成分构成的法兰西语言。他们迅速将新语言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尊严和重要地位。他们认识到法语是蛮族的俗语，将其固定为书面形式，用在立法、诗歌和罗曼斯当中。他们放弃了酗酒的蛮风，日耳曼其他各族过分地沉湎于此。诺曼人的优雅富丽和撒克逊、丹麦邻人粗野的酗酒

暴食习俗形成鲜明的对比。诺曼人喜爱展示恢弘气度,不靠酒池肉林、一醉方休。他们讲究堂皇的大厦、富丽的甲杖、华饰的马匹、精选的猎鹰、井井有条的比武大会,宴飧重精致、而非分量,美酒重品味、而非陶醉。骑士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全欧各邦的政治、道德、风俗。诺曼贵族将骑士精神发扬到最高境界。他们以举止优雅、谈吐迷人著称,还以谈判技巧和辞令著称。他们天生娴于辞令,后天勤于陶冶。他们的一位史家吹嘘:诺曼绅士从摇篮起就是雄辩家。然而,他们的盛名主要源于军事冒险。从大西洋到死海,各邦都领教了诺曼人纪律和勇武的奇观。一位诺曼骑士率领寥寥无几的武士,驱散了康诺特的凯尔特人。另一位建立了两西西里君主国,东西二帝望风披靡。第三位乃是第一次十字军的尤利西斯,战友将安条克的王权授予他。第四位骑士坦克雷德在塔索的伟大诗篇中名垂千古,以基督教世界最勇敢、最慷慨的圣墓拯救者著称。

如此卓越的民族近在咫尺,早已影响英格兰的公心。征服以前,英格兰列王在诺曼底接受教育。英格兰教区和采邑授予诺曼人。诺曼法兰西语在威斯敏斯特宫廷内耳熟能详。鲁昂宫廷之于忏悔者爱德华的宫廷,似乎恰如很久以后的凡尔赛宫廷之于查理二世的宫廷。

赫斯汀斯战役和随后的事件不仅将诺曼底公爵推上了英格兰的御座,还将英格兰全民置于诺曼民族的暴政之下。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即使在亚洲都鲜有如此彻底的。入侵者的军官瓜分全国。强大的军事体系和财产制度紧密结合,使外国征服者得以压迫本地人。严刑峻法保卫外来暴君的特权,甚至保卫他们的竞技。而降服的民族遭到凌辱和践踏,仍然伤痛不已。某些大胆的人遁入绿林,大受我们最古老民歌的青睐。他们无视宵禁令和森林法,发起掠夺压迫者的战争。暗杀事件天天发生。许多诺曼人突然消失,没有留下丝毫线索。许多人的尸体留下了明显的暴力痕迹。凶手面临拷打至死的公开威胁和严密的搜查,但通常毫无效果;因为全民暗通声气,隐匿他们的行踪。最后,当局只得乞灵于连坐法。只要一位法国人遇害,就向所有百户邑征收重罚。另一项

规定随之而来。无论任何人遇害；除非确证他是撒克逊人，一概视同法国人。

征服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严格意义上的英国历史并不存在。统治英格兰的法兰西列王确实如日中天，所有邻邦无不惊叹忌惮。他们征服了爱尔兰。他们接受了苏格兰人的效忠。他们依靠勇武、策略和幸运的联姻，在大陆上远比宗主法兰西国王声势更盛。吾国暴君的权势和荣华震撼了欧亚两洲的视听。阿拉伯编年史家不由自主地钦佩阿克的陷落、雅法的保卫和阿斯卡隆的胜利进军。长期以来，阿拉伯母亲用狮心王·金雀花的名字恐吓哭泣的婴儿。休·卡佩的世系一度风雨飘摇，仿佛就要像墨洛温和加洛林的世系一样灭亡。从奥克尼群岛到比利牛斯山的地区都会落入一位伟大的君主治下。大多数人将君主的伟大和他治下民族的伟大视为一体。几乎所有的英格兰史家都夸饰异族王朝的权柄和荣耀，为二者的衰败而悲叹不已。此道确实荒谬绝伦，犹如当今海地黑人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寄于路易十四的伟大。后者怀着遗憾和羞耻之心，谈论布伦海姆和拉米伊战役。征服者及其四代子孙都不是英国人。他们大多生于法兰西，平时讲法语。法国人占据了几乎所有要职。他们在大陆兼并的领地越来越多，距岛国人民就越来越远。他们当中最能干的一位确实企图联姻英国公主，赢得臣民的爱戴。然而，许多贵族鄙视异族联姻。他们看待这次联姻，犹如当今弗吉尼亚看待白人种植园主和黑人混血儿的联姻。在历史上，他以美男子的绰号著称；但与他同时的乡民用撒克逊绰号称呼他，暗含蔑视撒克逊联姻之意。

金雀花王朝似乎一度大有机会统一法兰西。若是，独立的英格兰永远不会存在。她的君主、贵族、长老和她的工匠、农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广大领地的收益都将用于塞纳河畔的宴飨和娱乐。弥尔顿和柏克的高贵语言将永远滞留为方言土语，没有文学和确切的语法、拼写，沦为粗人的工具，遭到轻蔑地抛弃。英国人只有娴熟法兰西的语言和习惯，才能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英格兰侥幸逃脱了这样的灾难，史家却普遍称之为败绩。她的利益与统治

麦考莱英国史 I
从历史的黎明到詹姆斯二世权力的顶峰

者的利益截然相反,只有统治者的错误和不幸才能给她一线生机。最初六位法兰西君主的天才、甚至美德是她的诅咒。第七位君主既邪恶又愚蠢,反而救了她。如果约翰王继承了父王、美男子亨利、征服者威廉的良材美质,甚至具备斯蒂芬或理查德的武勇;而同时的法兰西诸王仍然暗弱,一如休·卡佩的其他苗裔;金雀花王朝势必君临欧洲,无与伦比。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查理曼去世以来第一次,坚定而干练的明主在法兰西临朝听政。另一方面,赫斯汀斯战役以来,英格兰的统治者通常是明智的政治家,经常是勇敢的军人。现在,她落入浪荡子和胆小鬼手中。从此以后,她的前途变得光明了。约翰在诺曼底遭到驱逐。诺曼贵族只得在岛国和大陆之间选择其一。他们遭到大海的封闭,身边只有他们迄今一直压迫和鄙视的国民。他们渐渐将英格兰视为祖国,将英国人视为同胞。两个长期敌对的民族发现他们有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双方同样遭到昏君暴政的侵害,同样恼恨宫廷对普瓦图人和阿奎丹人的恩宠。威廉和哈罗德部众的子孙日益接近,日益友善。《大宪章》是双方和解的第一项保障。他们为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构建和执行《大宪章》。

英国民族的历史自此开始。此前的历史只是各部落不断欺凌的谬史。他们同在英地;仍然互为寇仇,无异于天堑所分各邦。各族在道德上隔离,却在地理上混居。相形之下,敌国兵戎相见的仇恨实属平淡无奇。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仇恨胜过英格兰。没有一个国家消弭宿怨,比英格兰更彻底。敌对的成分何时融为一体,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约翰登基时,撒克逊人和诺曼人仍然壁垒分明。在他孙子的王朝结束前,界限几乎消失殆尽。理查德一世在位时,诺曼绅士的口头禅是“我又不是英国人”。他愤怒的否认通常是“你当我是英国人吗”,一百年后,他的后裔为英国的名字而骄傲。

巨川浇灌大陆,将满载的船队送往大海。河源却消失在荒野和穷山之中。地图没有正确的描绘,旅人极少逆流溯源。追溯吾国 13 世纪的历史,这种比喻并非不宜。我们只能在断简残篇,暧昧不明的编年史中寻找自由、繁荣和荣誉